

广东首部乡土小说长篇巨制

金色

祠堂

jinscitang

下部

展锋
著

金色

祠堂

jinsicitang

下部

展锋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金色祠堂：全2册 / 展锋著. 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2.10
ISBN 978-7-5360-6522-2

I. ①金… II. ①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0711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李 谓 李加联
技术编辑：易 平
书名题写：廖红球
装帧设计：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 40.75 2插页
字 数 821,000字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68.00元(上、下部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录

〔下部〕

卷五 悠然也且·····	305
卷六 无梁不挂钟·····	353
卷七 杵大撞破钟·····	429
卷八 蕙风如薰·····	503
卷九 流汉汤汤·····	561
尾声 考古戳穿了历史的虚拟·····	639

卷五

悠然也且

弥望千年

按常理说，精通周易的人，是不会很盲目地将自己的墓穴定为面向西北方位的，正如谚语所说：“坐北朝南，皇帝位；坐西向东，富贵家。”偏要如此，而且自此以后的后人均如此，应该自有深意。要说其方位的地形有多么特殊，却也不尽然，虽也是“背靠高山，两面山丘，正是高椅，可为人也，面有流水，当可运财”，其实与相背而葬的邓氏，并无多少优势。

时隔近千年，当他的后人潘睦欣手里捏着一根早年红毛鬼很爱使用的，用黄铜做的千里镜登上山头，便于他身后若即若离地蜿蜒出了一百多位好奇的村民。所谓千里镜，即单筒望远镜。于是，透过他拿在手里的千里镜，蜿蜒于他身后的人，顺着开山始祖墓位的朝向，也看到了“装担山势两头起，世代儿孙富贵是，若然山势两头垂，儿孙乞食无去回”的景象，也就是说远处的山势两头是尖的，而非两头垂垂，是为大吉之相。

于得意中这一群人跟着潘睦欣走过另一边，察看邓以仁的穴位，原来为太阴穴，其得位出煞局，坐巽巳向乾亥，右水倒左出辛方，当面天马山作案，坐巽巳本宫，子孙富贵多财禄，坐巽巳，为得位。却也相当不错，尽管远处的山确实相距远了点，实则还是起到了点睛的作用。

随后又走下山坡去看世仆李丙辰的墓地，原来为老阴穴，其得位出煞局，坐坤向艮，右水倒左出癸方，艮上有砂惟案山，坐坤申方顶龙，葬于此，即为得位，富贵绵长，人丁大旺。同样也相当不错，这之于当年的世仆，无疑是主子给予的恩宠。于是村里人无不将此视为圣山，感觉中于山上随便挖一个坑，也必定是好穴位，必旺后人。

这个被世人历经千年仍然叫做封豕冈的，海拔仅只有四十多米的小山冈，自潘师道下葬后，就成了这三姓人氏的祖坟山。

一千年来，其后代依然恪守当时划分的格局，像潘师道与邓以仁立于山顶的坟

墓，以东南与西北对半划分，相背而向。只须于清明那天，站在远处往山上看去，便能看到那种鲜明无比的界线，因为这两个朝向不同方位，并借此而表示不同姓氏的人群，会于山下分为两个方向依次上山。

上了山后，相互决不会越过其中无形的界线，尽管他们全都为潘姓，而且还于此之前全都聚集于宗祠祭祀，做完了所有功课，这才提了祭品分头拜山。仿佛依然在承袭一种无法用言语来表述的执着，而刚刚于潘氏宗祠的祭拜，其实并不真实，只不过是虚幻，而山上那无形的界线，也并非无形，倒是确凿得很，非常地清晰入目。

于是，汇集于山上的人群，在山头的两面，以背靠背，屁股对屁股的方式，分别朝向两个不同的方向，于浓重的烟雾与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，像在延续一千年前祖先的弥望，就极目远眺的景色，激扬文字地作大致相类似的情感抒发。

唯独只有李姓的后代，于清明那天会从所有能够到达的方向，很散漫地向封豕冈聚集，对很规整地站立于山上的人群，表示某种程度的不屑，甚至会一语道破天机，感叹道：“丢那妈，光改动一个姓氏有什么用，真正到了自己祖宗面前，就全都复辟了，全都原形毕露了！”

如此感叹的意思是，他们原来的邓姓，尽管于几百年前就改为了潘姓，但每年的清明，那些漫山遍野的魂灵，仿佛会于那一天开口说话，提醒他们原来姓邓。即使是像细珠那样嫁过去了的人，也决不会越过那道无形的界线，去到那边山上，替自己娘家的先人，哪怕仅仅只鞠一个躬，烧一张纸，即使执意如此，也是于此之前，或之后的一两天。

而胡苏佬就更别说了，自从上级放松了村民去祠堂祭祀的管制，即使公然的祭祀仍有风险，他也顾不得了，仿佛会错失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兀地从背后跳将出来，作为大队领导去潘氏宗祠主持每年两次的春秋祭祀，甚至带头上山祭拜，但决不会为了表示全村的团结，而来到另一面的山头。

在他还是大队民兵连长时，县武装部的部长来视察，走至封豕冈下，看到此山的地势很独特，抬腿就往山上走。由于爬的是西北面的山坡，恰好是潘姓人氏的那一面，他身子一矮，蹲下了，用手抚着肚子呜呜乱叫，以他的机灵，表示实在无法陪部长上山。于此可见，他心底里那份固有的执着与倔强，其实是怎么也无法抹杀的。

倒是另一种长期被人忽视的情况，因为潘睦欣在张罗着将父亲的骨灰入土为安，而让人忽然发现。这就是如若要说此祖坟山小，其实并不然，其之大，即使把一千年来这三姓人氏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过的人，统统请到山坡上，其数量应该足足可以把整个山头都占满，而且还会挤得满满当当，每人只有立锥之地。令人不解的问题是，如此拥挤的人群，他们的坟墓，却并没有把整个山坡占满，也就是说他们躺倒后，依然让这个山坡还大有富余，即使把更多的迁徙到别处的人摘到筐外，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这样的算术做起来就让人很费思量了，那些没有埋葬于山

坡上的人，统统到哪去了呢？

潘睦欣是在作勘舆时，对此深感纳闷的。过去虽也知道葬入山上的坟墓，许多是葬在别人的坟墓之上，只是那都是些古老得已经无法辨认的坟墓，甚至连坟墓的模样都没有了，只有在挖新墓时，挖出了砖头之类的物品，才知道已经有人长眠于此。然而已经开挖了，是不好随便放弃的，撇开风水不说，要再挖一个墓穴，那是要再死多一人的，这显然是不可以的。于是，便在原来的坟墓上，再起一座新坟。即使这样，整个山坡也应该全是坟墓啊！

至于为什么有了宗祠，其祖先的坟墓还会沦落到无法辨认，就此追究，是有许多原因的，不说远了，在清康熙元年三月，清廷勒令迁界，限期三天，内迁五十里，“界外尽夷房地，空其人，越界者斩”。康熙三年，清廷又勒令再内迁三十里。新安县因此人丁大减，于康熙五年并入东莞县。康熙八年一月，清廷准予复界三十里，便复置新安县。康熙二十三年废止迁界令，全族人身背宗谱在外流亡了三十年，这才重回家园。三十年的驻军与荒废，令村庄面貌大变，整整花了半个世纪，才渐渐得以恢复。

由于在三十年内无人来拜山，祖坟山上所有坟墓都让风雨荡平了。重要的是内迁后，其驻军为了在边防修建防御工事，把墓碑统统挖走了，很不幸地在山上修筑了大量的工事，没了碑，即使还有墓的模样，却也不复分辨。好在有祖先编撰的山头歌，这才把难以分辨的祖墓大致捋顺了。所谓山头歌，是古时的先人为了使祖墓的地理位置和葬墓时间容易记忆，便于后人扫墓，以顺口溜和歌词的形式，编成的诗句，并配以山歌曲调，作为山歌来唱。

然而，正是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此的变故，尽管有山头歌，有宗祠的岿然屹立，却也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眼下大家祭拜的，正是历史记忆中的确切位置，其中的误差与偏差，是毋庸置疑的，恰如一千年前潘师道刻于榕树上沉船的标记，随着树的逐年长大长高，早就偏离了他原来的指向，如若还遵循其指向去寻找沉船，那真的如潘睦欣所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

其之风马牛不相及，实则还有另指，有点咸湿，因为在乡俗里，这个风字，是借字。在乡人的理解中，风字为象形，为女人张开的两腿，中间有一口，口中有一横杠，表示插入的阴茎。日字上面的一横，表示的是道，即夫妻之道，隶书为“風”。字形表示的是性交，土话又引申为发情。潘睦欣用于此，是取发情的意思。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相及，用村民的语音说来，其实就是性交。于是，整句话便是指发情的马和牛其实是不会交配的。

这令潘睦欣的心情有些沉重，发现即使真的能鸠杆子子孙万万代，却并不保证往上追溯的绝对纯正，其中无法考查的差别还是有的，至少在同一个墓地，就埋有两个，甚至三个以上的祖先。而祭拜祖先，不就是对我从哪里来，我是谁所作的进一步确认与肯定？这其实是伴随人一生的困惑，并不会因为你对此不持怀疑而减轻，甚至还更为强烈，很想进一步知道我到底是怎样从哪里来的，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

我。

使他更伤脑筋的是，即使不用语言，压在心里的那点忧虑，村里人透过他平日的一些举动，以及挂在脸上的愁苦，便全知晓了。原因是他们与他是一脉相承的，不说对周易十分精通，略为知晓一些那是可以肯定的，由此及彼地去发现他心里的忧虑，于一脉相承的人来说，其实是小菜一碟。

于是，他表现出的心情沉重，便很迅速地传染到了他人，就有受了感染的人，以其自身的伤风感冒，随后弄得胡苏佬也有了极度伤感。毕竟他对此也是略为精通的，且不说身为大队支书，就他曾经的民兵连长的身份，在一个边防地区，对村里的山形地貌，也是要细加观察与琢磨的，甚至是要加以利用的。很自然，对潘陆欣的心情沉重，有了同样分量的沉重。同时对潘陆欣整天于封豕冈的转悠，逐渐有了别样的担心，害怕他越过那道无形的界线，在好的穴位已经让人全部用完了的情况下，借此而搞些别人不易察觉的小动作。

其实，在胡苏佬的潜意识里，对擅长看风水的人，是持有深度戒备的，害怕他们借了他人不懂，而搅出风风雨雨。搅出了风雨还不算，闹出了不好收拾的后果还大耍滑头，最后甩下一大堆麻烦，脚下抹油逃之夭夭。

喃巫佬就经常如此，没替他人勘舆出好的风水，在他人骂上门了，反会埋怨他人的道德有问题，声称事前他已经说过了：“俗语有‘欲求阴地好，先须心地好’。能不能勘出好风水，那就看他本人的造化了。”

这其实是风水先生很会使用的托词，于是，在乡间就有这样的民谚：“风水先生惯说空，指南指北指西东。世间若有封侯地，何不寻来葬乃翁。”胡苏佬有些担心潘陆欣也借了喃巫佬那样的说套，去玩弄玄学，让他人无以招架。那毕竟是十分艰深的学问，非常人能破解，一旦玩弄起来，岂不昏天黑地地任凭他使招，而自己则无还手之力，让他玩了，还在一旁傻乐！

事情当然并非如胡苏佬所担心的，那几天潘陆欣在封豕冈上转悠，令他甚感为难的是勘舆后，穴位风水的趋避与浮沉。

所谓趋避，说的其实就是抉择。天下之道，吉凶善恶常相伴，不能皆吉，中间必定有犯凶之处，也不可能全善，必定有可恶之处。所以，即使勘舆到的穴位很好，也有必不齐全之处，必须要趋吉避凶，去恶从善。

正因为不能皆全，纯粹之气便驳杂其中，须妍媸丑好，取其宜。他就是陷于如此的为难与矛盾中，难以抉择，整天在山上转悠，身后跟了一大帮人，拉出的阵势，让人望之而心惴惴的。

这是潘陆欣在逃港后时隔十二年回到村里，早些日子忙碌的第一件事，用村民的话说，他通过为老窠选阴穴，把延续了一千年的风水重又对接上了，让人隐隐地看到了一千年前的大致景象。

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

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在他于山上转悠的那些日子，恰好有县里派下的公路勘察队，在封豕冈上用光学仪器勘察并描绘图纸，他趁人家休息的空当，借用比千里镜更好的器械，对祖坟的朝向，以及周边的地形地貌，重新作了别样的勘查。结果令他痛心疾首，所看到的，全无当年的景象，就自己挖空心思，当然是别有用心地于阡陌里兴建的，三座呈一字形递次蔓延开来的凉亭，也全没了踪影。那是他为了避免阡陌里层出不穷的，纵横交错的水圳和小路，把祖坟山的气脉作别样的切割，于三个要害处建上凉亭，而且还是三点成一线，由远而近，复又由近而远地把气脉作无限的延伸与拓展，使看去很抽象的气与脉，化为有形，透过凉亭作别样的揭示。在他的想象中，如此的折腾，其意境是十分深远的，讲究的是气与脉的贯通与流畅，同时也有点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”、“何处是归程，长亭更短亭”的意思。用他那时对族人所说的，有点令人发怵的话，便是如果顺着这三个凉亭一路走去，那正是祖先汇集的地方，很浅白地昭示后人，那个尽头，就是人生的尽头。

然而，他当年以其别有用心，而挖空心思修建的三座凉亭，其中所隐藏的更为隐蔽的意思，则是需要有见识的人去作破解的，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三个凉亭的消失，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。且不说他在眯缝起一只眼睛，透过光学仪器往远处看去时，顿然愣住了，就是此后的一个星期，他均未能回过神来，耷拉着的脑袋，好像一只瘟鸡，大白天也眯着眼睛打瞌睡，即使是持站立的姿势与人说话，那脑袋也会一冲一冲地往前扎。当然，也不排除那几天他正犯着感冒，西药配方的感冒药在起作用。

之所以说需要有见识的人才能去破解他隐藏着的真实用意，是因为历史上于阡陌里就曾经有过如此的凉亭，为他祖上先人所建，围绕这三座凉亭，曾相继发生了两宗很有名的诉讼案，均以他们潘氏族人的失败而告终。于是，要重新于阡陌里建立同样的凉亭，是他们后来的潘氏宗子或族长很迫切的愿望，而这个愿望还偏偏是压抑于心底的，也可以说是暗中使劲的，即使在付诸实施时，也是需要别种借口来加以掩饰的。因为他们必须以此来证明，潘氏宗族并未因此而衰败，其今非昔比，那仅仅只是一个很孤立的个案，并不具有很特殊的含义，这不，我们又把你们联手铲除的凉亭修建起来了！

于乡间阡陌里的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处建凉亭，历来都是为世人称道的善举。尤其是在水圳两岸，各建一座凉亭，其给人带来的方便，是非常显而易见的。即使

是建在邻村，并且借此而占据了他们很致命的要害处，或者说扼住了一方的咽喉，那也是顺理成章的，并不会有人就此表示异议。至于建起后并予以命名与树碑立传，也同样是顺理成章的，甚至是皆大欢喜的。

于是，潘氏的先人，确切地说是潘氏五十世祖潘无极，仗了他于康熙五十六年中了武举人，以庆贺和答谢乡亲为由头，一鼓作气地于邻村的乡间阡陌里，建了三座既庞大而又气派的凉亭，意思是无论是他的中举，还是大施善举，都会像凉亭所喻意的，给乡民带来福祉。这当然是很令乡民雀跃的事情，直到后来乡民借了凉亭的便利，于凉亭旁形成了很有规模的集市，这才发现，在自己的地头干自己想干的事，由于有凉亭的存在，居然要受制于当初修建凉亭之人了！制约了他人，还让自己感恩戴德！

要说这全是乡民事后的胡乱咒骂，也不尽然，当初很慷慨地修建凉亭，于心里盘算的，确实是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以此种方式去占据他人好的地头，为今后的拓展打下基础。就知道凡是有水圳连通的地方，你今年修建了一座凉亭，他明年或后年，就会借了凉亭所带来的上下货物与人员聚集的便利，于此做起行商的勾当。随之而来就是会有房舍于旁边应声而起，再往后，那就不用明说了，依仗了地头的占有，可以在此起屋赁租给行商者，抽取地头钱物而牟利，及假借他人声势做各项买卖，继而控制整个村庄。

当然，事情也不尽表现得如此明目张胆的阴险与功利，乡民也不全是傻瓜，知道一张口两条脰（舌）的道理，也就是说他们于人前人后所说的话，是不尽相同的。同时也知道，这其实就是走丢只鸡，捉番只鸚鵡的好事。鸚鵡，为古书上说的一种青色白面的鸟，在乡村的传说中为水泽神。至于是不是可以借此而捞静水，乡民们就不知道了，暗想，即使想捞静水，恐怕也不容易，大家都瞪大眼盯着，哪里还有什么静水等人来捞。所谓捞静水，是指他人看不上的事情，你居然于此获取了极大的利益与好处。于是，暗想他们潘氏宗族想达到的目的，无非是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，因为他们有相当多的蚝田间花着在村里，修建凉亭，其实是刀切猪油两面光，皆大欢喜，对此并不存有更多的戒心。却压根就没敢想，正因为有众多的蚝田间花在村里，诸多的不方便，这才使他们有了这样的主意，借了凉亭的修建，一点一点将整个蚝村蚕食了。

其道理很简单，蚝田其实就是滩涂，而滩涂通常是要让海水淹没的，只有在退潮后，才可以看到蚝田，而涨潮后，所看到的仅只是一片汪洋，只能从立于汪洋中的一些木桩，依稀分辨出各自蚝田的位置。于是，时常就有因海浪把木桩打断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，造成了标志移位的事情发生。各自拥有蚝田的人，会因此而闹出十分尖锐的矛盾，即使对簿公堂，也是很寻常的。

偏偏这事还极不好解决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画地为牢，所画出的标志，都不可靠，赶上一趟台风，就全白费了，除非立下大铁牛，否则任何东西都会因海浪的力量而移位。唯一可行的办法，就是把他人置于自己旁边的蚝田给吞吃了，从根本上

除去可能发生的纠纷。

重要的是，在未做好事之前，便四处散布如此的风言风语：修桥整路冇尸骸。此话的意思是做好事的人，事后反而得不到好报，所以也就有修桥补路双瞎眼之说。同时，乡里还有这样的俗语：没尾烧猪，唔慌好事，意思是烧好的烤乳猪，少了一根尾巴，是手忙脚乱的结果，没把好事做彻底，尾，即底。甚至还有生仔遇着闹春年之俗语，意思是说难得遇到一回好事，却好端端地因为闹春年而错失了。闹春年，即生不逢时。

在建凉亭时，就很有理由除了于凉亭旁建立一座碑石，同时将建凉亭的地盘纳为他们的税地，其意思是这虽然仅仅只是一座凉亭，因为建凉亭而占了邻村的地，终归不是太好，干脆好事做到底，做有尾的烧猪，将此地纳为自己的税地，由自己按时向官府缴纳税赋，也相当于顺带又替乡邻做了一件善事，是将做好事进行到底。于是，至于他们随后就纳入税地之条款，刊刻于凉亭旁的碑石上，也就无人去追究其深意。只是事后才发现，那是相当于无偿地取得了那块土地拥有权的勾当，并非仅仅是又被乡民叫做茶亭的凉亭。

正是后来仗了刊刻于碑石上的条款，确切地说是凉亭旁形成了一个很繁忙的码头，这才让邻村的人开始愤怒不已，他们幡然大悟，原来是吃了天大的亏，是非常的丢那妈，你凭了一座凉亭，不仅断了我们的活路，搞得在自己的地头行走，还得向你付买路钱！当然，更多的是那些行商于此的人在背后挑唆，让邻村人终于明白了，他们潘氏是多么阴到锥凸。这自然让修建凉亭的后人跳脚大叫，天哪，真是修桥整路冇尸骸啊！天哪，真是修桥补路双瞎眼啊！并且举例，说过去连狗都不愿意拉屎的地方，现在因为有了凉亭而繁荣起来了，就反转猪肚都是屎，就食碗面翻碗底，好心反着雷劈，就笼里鸡作反，吃完饭，反过手就把碗给扔掉了！然而，刊刻于碑石上的条款，却是毋庸置疑，与不可更改的，跳起脚来丢那妈地大骂又怎样，有本事把凉亭拆了，还原于过去的景色！这可能吗，当然不可能！既然不可能，叫也白叫，骂也白骂，等于放屁臭自己，自己吃坏了东西，拉了自己一裤兜的屎！

事后查明，当地的豪绅也看中了因凉亭的修建，而蓬勃兴起的码头，都知道将其据为祖业的好处，暗中插手其间，这就有了后来很著名的，蚝田头地与蚝油码头诉讼案。所谓蚝田头地，为凉亭于此修建后，成为了蚝村首当其冲的头号要地，即蚝村码头旁，围绕着凉亭而派生出来的，一片可以用来盖铺面的土地。至于蚝油码头，为水圳对面因为彼岸的码头兴起，而派生出来的另一座码头，被人叫做蚝油码头，是因为有许多人家集中在此架锅煮蚝油，并将煮过的蚝取出来晒蚝干，此地四季皆腥气冲天，苍蝇密布，故而得名。

其实，乡村的码头一般都很简陋，仅仅用几块麻石铺砌一下堤岸，把临近岸边的水掏深一些，能停泊一些舢舨即可，从而形成一个小的集散地，把于地里与海里获取的物品，集中于此就近消散。

这样的码头，于珠江三角洲比比皆是，但无一不是彼此宗族竞争的结果，仅仅

依仗个人的权势，不足以达到目的。偏偏蚝村主要为蛋家世代居住，时常撑了很破烂的蛋家艇四处漂泊，并不能形成强大的宗族势力，其诉讼，主要是豪绅唆使于此的行商者，蚝村的乡民仅仅只是站在一旁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。于是，事后的惨败，就很让潘氏宗族神色黯然，感觉中能够打败当地土著人，以及势力同样强大的豪绅，却无法与有行商头脑的外来人抗衡，用后来比较现代一些的话说，是农业文明无法抗衡现代的商业文明，从此知道做村佬与卜佬，靠了固有的机灵与心眼，是不足以与外界相抗衡的。

官司打到新安县，知县刘研在众行商者的亟吁，与乡民的群情汹汹压力下，出示谕禁称：“查蚝田头地码头，乃各商贾屯贮货物，往来买卖之所，属饷渡与各舢舨湾泊驻扎，上下货物，登涉要区。地原广阔，久利行人。嗣缘射利之徒，在于码头左右两旁假借修建凉亭占据税地，侵盖木架小铺，胆与饷渡以及各项湾泊船只，辄假铺尾名声，妄希私行抽取钱文，殊干法纪。”

该示在当年的四月一日蚝田头地勒石示众。由于虽然饬禁，但指称含混，行商者仍不放心，同年六月，再次联呈县官亲到码头查勘。刘研于同年六月三十日顺道到此地勘明，对潘氏宗族修建凉亭，抢占码头盖铺一案，再次出示朱谕：“勘得蚝田头地乃往来村民自用之地，固不得指为潘氏税地。即闸内一亭，地居中央，亦不得引为潘氏祖遗也，更改为茶亭，或名之为接官亭，俱无不可。嗣后此亭永为公物，潘氏与众绅士俱不得专擅其美。为此示蚝村士民知悉，即便遵照将蚝村头地码头永为官埠，潘氏不得借称税地，冒列清查册内旧址，疏通炮眼以卫地方。”这个朱谕，词语严厉，指称明确，对潘氏宗族无半点姑息容忍之念，并以宦孽称之，可见鄙夷之至。

知县刘研是个既公正又精明的人物，在乡间就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故事，说有一回，他以公事往村落，行至山径间，有犬向之咆哮，他知有异，至一新坟，复咆哮而去。即叫来大宪，令启坟看验。宪暗笑其迂阔，然刘研素有清正之名，姑不敢抗拒，却戒之曰：“无控告而辄启坟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若事不实，愿待罪。”遂拘其亲党及妻，鞠之，皆言酒醉暴死。验其尸并无证佐，方疑虑间，恍惚有人告曰：“冤在脊梁里。”叱工人翻之，有二三黑虫跃出，严讯其妻，供言与所私谋杀其夫，以竹管藏毒虫，俟夫醉卧，吹入鼻中云。案既结，闻于朝，嘉美之，为验尸者鉴。

蚝油码头后来被行商控于督宪，奉宪檄行饬禁。到潘氏的五十世祖潘无极身故后，乾隆四年二月，埠保许棹唆令潘无极之孙媳朱氏出头，又将从前之准照拿出，控告蛋艇等诸多人物拖欠埠租。被当时的知县下令追收，于是许棹等借势抽剥，致使小艇畏累，四散星飞，货停行滞。行商叶某和顾某等人不得不再打官司，叩请广州府和广东布政使司，控告许棹与朱氏霸埠殃商，背禁私抽，目无宪令，通行被陷。广东布政使司和广州府相继批复饬禁，再由新安县令钱馆处理。钱馆此次顺应诸行商之意，于乾隆四年四月一日示谕：“该处民人及许棹与朱氏等知悉：嗣后不

许复称埠主名色，私抽埠租，务使舂艇云集，上落客货不致停滞。倘敢故违，或经访问，或被告发，定行查处详究，决不姑宽。”该示发仰蚝油码头张挂，并凿碑立于码头处。

于是，在乡民拆除这两座凉亭的同时，附带也将另一处真正用来为乡民方便的凉亭，也一并拆除了。真的是呜呼哀哉！到了潘睦欣主管潘氏宗族的一切事务，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对蚝村的吞并上。到他把所有间花于蚝田里他人的祖产全部吃掉后，他打出别样的旗号，于陌陌里修建了数量相同的凉亭，算是将祖先未竟的事业全部进行到底了。由于蚝村已经成了封豕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生活于蚝村的疍家，并无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，他修建的凉亭也就无须再去官府办理准照，全成了他的自说自话，或者说兴趣所至。新中国成立不久，在蚝村被从村里独立出去后，他只有站立于封豕冈上，弥望正在发生别样变化的蚝村，以及依稀能够看到的三个凉亭的尖顶。

把潘睦欣从香港请回来的公社书记是本地人，相当清楚这段相隔并不久远的历史，自然一眼看出了潘睦欣回来投资改造蚝田的真正目的，可是，看出了又怎样，潘睦欣看中的大片蚝田，是他的吗？是公社的吗？是乡民的吗？不是。全都不是。既然都不是，他干嘛要从中作梗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我今天与你握手言欢，明天在哪还不知道，我干嘛有好人不做偏要让人记恨！何况把潘睦欣请回来他还另有所图，至于潘睦欣埋在心底里的谋划有多么阴到锥凸，或者说是多么宏图大略，那都是迟早的事，中国要发展，除了土地与人力，别无优势，潘睦欣能很敏捷地看到这一点，并加以提前利用，于谁都是好事。于是，在香港与潘睦欣签署协议，他在把签好的协议与潘睦欣作交换时，趁了大家在鼓掌祝贺，含笑地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欣伯，我钦佩你的胆量，更钦佩你的眼光，大约连你也没想到啊，三十年后，蚝村又回到你手上了！我祝你成功，相信你一定会成功，一切都会如你所愿！”

天地之化醇，男女之化生

到即使借用了光学仪器的支援都无法看见，潘睦欣的伤感自然是无以描绘的。但是，这还不是最让他惊讶的，最让他惊讶的是他随后所看到的风水，已经不复是原来的美好景象，好一派壮丽的青山绿水，已经全改变了模样。且不说山坡上的树没有了，就连山都矮了许多，甚至还因为没有了树，而显出了很狰狞的形状。尤其重要的是，远处的村庄，原来于水口的入口处，植有既很茂密，又很有年头的一大片水口林，如今全没有了，很坦然地成了一片农田，几间农舍，很凌乱地矗立其间。

这就非常严重了，不说于他们村的风水很不利，连带着还波及得这座祖坟山也要跟着遭殃，气脉遭到破坏，曾经的景象既然已经不复存在，其风水也就无从讲究，甚至还是无从追究的。按乡俗，村里的水口林，一般均种植在村落入口的水口处，旨在护托村落的风水，抵挡煞气的侵入，是一村一族盛衰荣辱的象征。于是，又称为抵煞林。这就让他痛心疾首了，然而又不能有脾气，那是邻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

如此的发现，传到胡苏佬那里，便无端地严重了若干倍，令他为之而毛骨悚然，好像这些年均生活于极端险恶的环境里，是想来都后怕的事情。然而，却又不能不坚信不疑，毕竟潘睦欣的能力是常人无法与之相比的，于是，对他的行踪便越加有了高度关注，甚至还会差人去跟踪。

麻烦在于潘睦欣于封豕冈上，借用公路勘察队的光学仪器作很有传承意义的弥望，那种弥望千年的神情，以及弥望过后的痛心疾首，让人在村里广为传颂后，便因此而生发出了一种发闷的情绪，是那种将刚砍下的茅柴塞进灶膛，除了烟大，还直烧得噼啪作响的动静，也就是说是想借此发着，却又发着不起来，憋闷着的动静。当然，其憋闷，并不是冲潘睦欣而去，却也不能说与他没一点关系，不是他作如此的弥望，村民至于有那样的憋闷，而且还憋闷得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因为潘睦欣对勘舆的穴位风水的趋避与浮沉，是玄之又玄的道理，正因为玄，就更容易让人生出别样的想法。

于是，几天后，不仅胡苏佬，就连蟹佬和肥嗨都由担心转为愤怒了，尽管没敢公然地跳出来，却也在背后说了许多极其难听的话，传递出的信息是，你替你老窠做法事，趋避与浮沉，不要波及别人，坏了别人的好事，否则我就要怎样怎样。他们显得如此冲动，除了其中作消息传递的人，对他于祖坟山上的举动作了别样的理解，还以多年来所形成的对狗地主的观念，将事实作了刻意的歪曲，甚至还想当然地作了公然的编造，使之有了更多的令人不安的内容。麻烦在于他确实是多年未曾露面的曾经的宗子及族长，又是眼下让公社请来的贵宾，他随便端出哪样的架势，都会搅出很大的风雨，何况他必须择到一处称心如意的好穴位，你能拿他怎样？能予以阻止吗！

面对如此的人物，村里人便都有点害怕他在墓穴的勘舆上，整出让人无以招架的动作。就知道他依仗有钱，那将是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，猛地给人一千元，他人肯定看不上，啪地甩给他一大堆，他人便没有理由不干了，即使是隔了许多代的，老祖宗以自身的埋葬传下的老阳穴又怎样，抵得过数着钞票装进衣兜里的快乐！尽管彼此都是埋葬先人，而且还都是同一条根延续下来的先人，而对有钱人情绪上的抵触，则是无须更多理由的。

于是，蟹佬的叫嚣是：“丢那妈，要是他手长捞过界，管他是什么人物，我照样要斩断他黑手！”

肥嗨的叫嚣是：“小喇叭，他要是敢出手，那我肯定要打出他的下水！你们看

我敢不敢，打落的下水，我会扯出来，丢落一地给狗食！”这当然是在胡说八道，却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她的意志。

让胡苏佬听得仰头大乐，满嘴的胡须，在如此的笑声中，真的会根根竖起，作松针一样的摇曳。他知道，有如此的叫嚣传到潘睦欣的耳朵里，即使他没那样的想法，也可令他收敛一些，不要仗了过去的来头而搅出是非。

其实，潘睦欣于那样的弥望中所感到的，对他来说实则是久违了的恐慌，尽管村民没对风水林故意施以破坏，却因大力推行农业机械化，修机耕道，把弯曲的水窠拉直，将原来确立的社神给冲范了。偌大一个村庄社神出了问题，其风水是无从谈起的，正如任何神都得要有一个依托，否则无以安身立命。

所谓社神，即风水林，与前面说的水口林不同，它可以在村里的任何地方，并不仅仅局限于村的入口处。村里的社神，其渊源来自上古时代的社神崇拜。也叫社主，是村里人俗语里的土地神。社神的标识有多种多样，或把大树作为社树，或把一丛竹木作为社丛，均为一方土地神。村里早期的社树，为潘氏宗祠旁的宽叶榕树，社丛，即进村口处的一丛很茂密的籐竹，以及生于籐竹丛中的三棵每年于春天便显出气壮山河景象的木棉树。

这就有点麻烦了，且不说是不是要破旧立新，就景观来说，也要差去许多。在村落的历史上，于不同时期，曾经有过不同的社树和社丛，后人就此作调整与替换，是因为于村落显现出的矛盾纠葛发生了变化。在轮到他做无名却有实的宗子，既有名又有实的族长时，他很果断地将传承了近千年的社树作了更换，甚至还捎带手地把社丛，也作了同样的更换。更换后的社树，在封豕冈下的一个小土坡上，那个土坡过去曾让村民用来打仔与打冈，因为那儿比较开阔，重要的是还有七棵罗汉松屹立其上。

所谓打仔，说的是村里古时正月初旬，细路哥聚集山野间，以拳棒相角，便谓之打仔。已而壮者蜂拥助之，以胜负卜其乡一岁之兴衰。同时还有打冈之俗，五月五日，村民无老少，咸集奋斗，胜者一方吉利，为斗力之戏。也不是真打，仅游戏而已，以其喧闹与嘈杂，表达人丁的兴旺。虽说此俗早就消失了，但在他们看来，其之打仔，正是自己所日夜盼望的，于此做法事，实则是在张扬生育之旺盛，以及对生育的企望。

这七棵罗汉松组成的，由于数字是七，历史上又被村民叫为七星坛。据说那七棵松树时常会化为剑客七人，或道士七人，往来于四处，故而古人有云：“千岁之松，其中有物。或青牛，或青犬，或人。”这便是将此冠为七星坛的来由。古人又云：“朽麦化为胡蝶，老松化为羽人，自无情而之有情也。”

潘睦欣当年在意欲将此立为社树时，为了传达其所思的正确，曾书之：“万物之生，有情与无情一耳，情之所有，即为情之所无，情之所无，即为情之所有。天地之化醇，男女之化生，皆莫知其所以然，而又何疑于松与朽麦之化乎！”在他看来，尽管此宽叶榕树历尽了千年的沧桑，但在旁人眼里，是不足为道的，仅只视